

## 有點機車的事

不知不覺變成這樣的人，只是兩百公尺外的便利商店，也非要抓了車鑰匙才肯下樓。不是懶惰，而是運動不等於移動，地圖上兩點之間無論遠近，有車堪騎直須騎，這種堅持是吾輩機車族的精神勝利法門。

二輪本非稀罕，台灣坐擁世界第一的機車密度，誰一輩子沒有騎過(或坐過)幾次機車？然而騎車卻也不只是騎車而已，如同走路不等於散步，進食不等於吃飯，小巷裡熙來攘往的二輪是生活，車陣裡萬頭鑽動的是折磨，所以機車族的血統不在皮相，而是一種精神上的 DNA。

(不過，還是得在物質上先有一輛機車才行。)

騎車不在快，在騎。自行車是等價交換，蹬踏的力度決定速度，但騎機車呢，感謝工業革命，只要手上一點不成比例的力氣，就足夠把不安留在原地，全副身心與機車飛馳他方。但也不是省力就好，否則沒有比雙眼開闔即過萬重山的飛機更省力的了，追根究柢，騎車還是要享受騎，或鑽研騎，探究肉身凡胎如何精確操控一架鋼鐵機器，這和近年來自動駕駛的理念背道而馳，要求人投入其中，騎的本身即是目的。自人類馴養獸類開始，騎術即做為一種技藝被崇奉。先秦六藝裡有騎御之術，中古歐洲的貴族養成必經馬術練習；更別說那些手執亮銀長矛的哥薩克騎兵，或大漠之中乘興而來、隨意而去的蒙古鐵蹄。

騎術高超，這是兼具功能性與美感的最高讚譽。所以要理解機車的美，光欣賞是不夠的，你得先要騎，而且是快樂的騎，快樂是騎車的充要條件。



舊家在近郊山邊，初學騎車便以無人山路為練習場。最初只敢神經緊繃的坐著，上身僵直，手指緊握把手，雙腳不敢須臾離地。身兼教練的母親開始信心喊話：「加油」、「可以的！」我的右手以公釐為單位輕輕轉動油門，汽缸內的壓縮氣體經火星塞點燃，活塞推出，進而推動連桿、轉動曲軸……車身位移，雙肩鬆開，兩腳擺上踏板。

「對了！對了！」教練激動吶喊，彷彿重回嬰兒學步的現場。

山路成了我騎車技術養成與情感的搖籃，我喜歡在閒時放任自己往曲折多彎的山上走。山徑少有人車，過彎時毋須多想，只輕扭龍頭，放任車身自然傾斜，在抓地力和 G 力之間取得一道弧線的平衡，在即將出彎的一刻，右手轉動油門，身體向後牽引，彷彿靈魂被輕輕拋擲又精準落回原點。不必狠催油門，也不必非得壓車過彎，重點在單純，在感受，無關快慢。

雖然速度確實是騎車的另一重魅力。

都講機車是肉包鐵，這說明做為半裸露的交通工具，機車的快與汽車的快，在本質上有所不同。乘客在時速三百公里的磁浮列車裡仍能安臥如常，然而全副肉身裸露在外的機車呢，心跳速與油門連動，每一次操作都是對感官邊界的試探。印象最深的快車經驗是在日本，清晨的高速公路空曠無人，山的這頭還是陰天，騎車穿出隧道那一刻，畫風突變，近乎 360 度的亮藍色天空條地在眼前展開，低雲壓在眉間、涼風切膚而過，公路左邊金粉似的海以時速 150 公里倒退離開（好的我知道我超速了），毛孔張開，神經微顫，這是機車人才能擁有的體驗。

台灣其實也有極好的公路。騎車環島的日子裡，我曾在蘇花等待清水斷崖的日出，也曾於深冬穿越雲霧深鎖的北橫；寒流來時，武嶺霧淞美到讓人屏息，夏日在向晚不厭亭的寂寞公路，抬頭，看整片天空被火燎燒。凡此種種，都讓人中毒似的一再重返。



有段時間因為工作之故，每月得在瑞芳、三峽兩地往返。我堅持騎機車，因為喜歡從瑞芳山海進城前那一小段路——遠方積雲重重，藍灰色的房屋堆疊，坑洞雨窪映照天色。下橋後就要進城了，此後悠然的只剩車速。

市區騎車要慢，如此才能把專注力分散在那些上天下地的文字圖標箭號標線路障燈板——以及不時出現的，內容多達數十字的告示牌，別忘了，還有道路標配的紅綠燈和指示立牌。當你在城市裡騎車，以上種種盡皆在短短幾秒內略過眼球，此處尚未算上臨時變換車道的小黃，和視機車於無物的公車。如果在郊外騎車是與自我的對話，那在城市騎車，就是在時限裡解決迎面拋來的數學題。

解錯答案，罰單就來。人生第一張罰單開在忠孝西路，剛拿到駕照的我，因路況不熟而誤闖車道。我向警察解釋自己是第一次走這裡，沒注意到禁行機車的告示。

**「這是常識喔。」**他遞了單子過來，眼皮抬都沒抬，像是早聽厭了這種藉口。

後來在台北陸續收到第二張、第三張罰單，在繳了幾次學費後，現今我對這些「常識」早已熟稔於心，人生哪有不需繳學費的呢？只是偶爾不得不在下班時間的車陣穿梭時，都會想到陶比麥奎爾扮演的蜘蛛人，一名擁有異能的超級英雄，卻騎著一台破爛小機車做披薩外送，他在車流裡掙扎求生的樣子，比起蜘蛛，更像一只蛛網裡的小蟲。



山路騎車享受的是油門收放，但進了城，則得專注掌中的剎車輕重。機車原是野的，逾淮為枳，一旦進到都市裡就被馴養成亞種——人從騎士變司機，車從駿馬換駱駝，城市裡的機車人是這樣的，活得小心翼翼，卻仍免不了滿身蒙塵，駱駝的長眼睫過濾不了排氣管騰騰的黑煙，就像草原上的鐵蹄躲不掉遍地開花的資本主義鐵拳。

日本道路對機車人是極友善的——公路沒有車種限制，路面出了名的平整，號誌標線的規劃也都大多符合人類直覺。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回台後頓覺國內交通環境對待機車族，如同渣男的 PUA 教戰守則：養、套、殺。道路坑洞滿佈，標線防滑系數不足，平日騎在上面(怎麼寫著有些情色的感覺?)已經夠委曲了，在路權法規上又還低人一等。每當騎士不幸遇上事故，不論肇事責任，總會有人告訴你「機車不應和大車爭道」、「十次車禍九次機車受傷害」，機車族傷都傷了，還得自責自疚，如同被騷擾都是因為穿太少，誰叫你是肉包鐵，不長眼活該。

先前有一則主播遭員警濫開罰單的新聞，貼文底下一則留言吸引我的目光：  
**「主播怎麼也會騎機車上班呢？」**

這則直白留言，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機車族群在當代社會裡如何被定義。在大多數的語境裡，機車像是生活裡無可奈何的選擇，這當然有其結構上的原因，機車不單是交通工具，在外送為顯學的當下更兼有了生財工具的責任，肩上擔子一沉，油門就更難輕快起來。

畢業後有段時間賃居城裡。彼時剛從學校畢業，像從倉庫被挪到貨架，特別容易意識到自己被擺在什麼位置，身上標了多少價錢？那時租了一間頂樓加蓋小套房，冬涼夏暖，木桌、鐵床、壁癌，一應俱全。夜裡公寓住客們的機車都回來了，在巷子裡緊密地貼牆安放，像立正時食指貼齊褲縫，深怕壓到紅線。那時總有一台機車在我熄燈後才回來，停車後並不立刻熄火，長夜暗巷中他的排氣管呼嗤呼嗤地響，像有誰在底下艱難的呼吸。

上下班尖峰時段的機車總是急停急收，鑽縫搶快，如同馬戲團的特技展演。但這般技藝得不到任何掌聲，因身旁全是專注表演的同行。即使只是停等紅綠燈，也硬要多往前擠一小段，像賽馬時多佔半個馬身，只待信號響起便要衝刺。通勤如競技，長期下來總覺神經無比疲累，台北夏季的熱島效應，讓安全帽裡悶成一架蒸籠，雨天濕滑的水溝蓋，和高架橋上隨機灑下的大片水花，當然還有無須解釋的冬日，**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放在小說裡是召喚想像的開端，如果放在下雨的台北，就形同一句髒話。



也動過搭捷運就好的念頭，但聽到朋友理直氣壯地說，**「捷運到不了的地方都算遠」**，就更堅定了機車人雖遠必達的信條。

某次深夜在萬華街上拋錨，附近已無車行營業，我推著機車心如死灰的走，一名騎士騎到身旁，面罩打開，是個鬍子拉渣的大叔。

「要去哪？我幫你。」六個字說完，他就伸出右腳抵著我機車的傳動箱，一路把我送到幾公里外的車行去。

仗義之士，不留姓名，後來我也這樣推過幾次別人的機車，那是機車族相濡以沫的傳統，讓城市裡不乏一抹善意的口水。

不趕路的時候，可以拒絕聽從導航指示，不急不徐地抄進住宅區的陌生巷子。午後微雨方歇，城市的皺折才剛清洗乾淨，老房子的雕花鐵窗後面浮出一張張住民臉孔，牆隅隱蔽處，一名年輕女子對著路邊車窗補妝，那是慢速率的鏡頭才有的風景。

又是或者耐心等著一個長紅燈（冷知識：台北有十四處紅燈超過兩百秒），斑馬線上的行人湧出如蜂群。遠處天橋上有警察架著鏡頭守株待兔，後方騎士輕輕催動油門，我屏住呼吸減少吸入廢氣，隔壁騎士口罩裡的霧氣濕了鏡片，馬路另一邊是躁動的人群，暗自看著燈號讀秒，三、二、一，頂著箱子的熊貓和 UberEats 衝過紅燈，像急著運糧回巢的工蟻。對向的車流又流動了起來，待轉的機車仍被鎖在原地，有的騎士索性滑起手機，也有人百無聊賴的抬頭看橋，精確來說是橋的背面——水泥裂縫和裸露鋼筋裡竟憑空生出一叢黃色小花。

燈號終於轉換，騎士們潛水者一樣深吸一口氣，讓自己與車子重新被編織進洪流裡。那屏息的一瞬，是這個機車的城市裡少有的幽微。



後來我搬到更遠一點的城市邊陲，交通不便，就更有日日騎車的理由了。住處近山，隨時都像對我發出邀請，清晨的山路醒神，夜晚的山則適合進行一場若有所思的漫遊。

大學時期機車是出門的不二選擇，即使是往台南參加球賽，也是查好路線就連夜出發。這樣的熱血自有其年齡限定，人會老，車亦是。

我仍記得第一台車初來乍到時那麼光潔整齊、蓄勢待發，誰會不愛自己的第一台車子呢？從老板手中接過車鑰匙，像取得闖蕩世界的入場券。然而如何細心保養，也免不了長期過勞的摧折。等機車里程數超過十萬公里，幾乎所有能壞的地方都壞過了不只一遍。我一廂情願的認為我們不是主從，而是夥伴，每壞掉一個零件，我就多了解他一點。機車伴我從城區一路往外遷移，至今我仍親暱地喚它從前的小名，大寶。即使根據忒修斯悖論，那台與我望盡天涯路的大寶已不復存在。

去年開始，家裡不遠處圍成一片工地，靠近一看，圍籬上寫著捷運工程預定地，我心頭一驚，若門口有捷運，未來騎車就沒那麼理直氣壯了。前日經過，發覺工地竟已修築成一條空中軌道，遠遠地，恍若巨神自天空裡伸出一隻鋼筋水泥的手掌前來接引。

來了，物質和精神的都市，從山坡上滾下來了。

重型器械在路面爆出陣陣火星，我腦裡隨著打地機具嗡嗡聲，響起了范逸臣在《海角七號》裡開場的名台詞：「**我操你媽的台北！**」

電影裡發狠砸掉吉他，一路向南的機車背影，要詮釋的是逃走還是自由呢？抑或在他人眼中，兩者本就沒有多大分別。再不用多久，這裡就將被納入城市的座標，我或許要在草原與牧場之間猶疑不定。

也許終有一日，我和機車都會老到無路可逃。